

482

173. 1934

# 東北旬刊

第 二 卷 第 八 期

## 要 目

日本民政兩黨提携具體化.....	嘯 冲
日俄衝突下之外蒙.....	愚 恆
動盪的德國政局.....	葆 真
東北農村經濟概觀.....	田自農
日本經濟危機透視.....	立人譯
「滿洲國」的現行法.....	馮健文譯
滿洲社會經濟史檢討.....	靜野譯
東北的主要農產物及其生產額.....	黃箕孫譯
安東社會之一角寫真.....	正凡女士
東北的韓僑.....	炳 章
奴隸地域的羣衆.....	姜 毅
併村.....	羲 和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 東 北 旬 刊 社 印 行

## 第四期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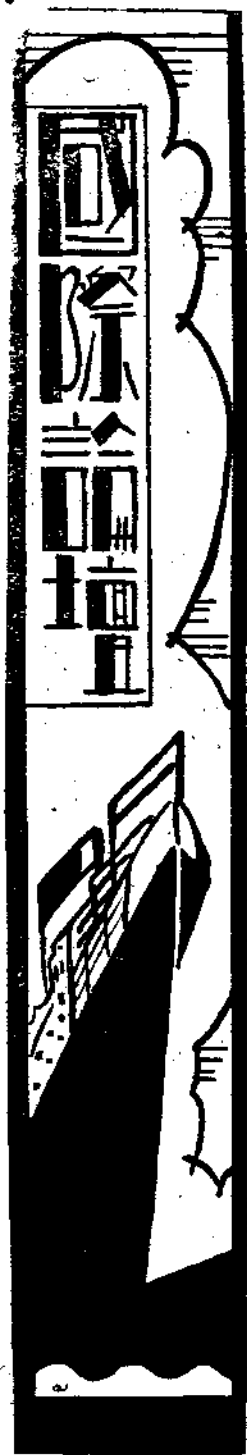
日本外交的新動向	汪潤堃譯
美國白銀政策與中國	凌汝
海軍預備會議之前瞻	凌汝
日人利用東北「在家裏」的內幕	汪潤堃譯
蘇聯最近對「滿」政策之動向	健文譯
蘇聯遠東作戰之策源地——伯利	先雲譯
滿洲經濟發展史述略	王庸庵譯
日本大規模的開發東北計劃	越南譯
哈爾濱印象記	田鳳
日人心目中的間島地帶	張光
上前線去（獨幕劇）	張貽
日「偽」煤油專賣問題	嘯冲
日本黑化東北政策	明德
危機日深之西蒙	蕭人
日本軍部國防小冊透視	可人
日本軍部之經濟統制的國策	露光
日本收買東鐵及其殘留問題	實野譯
滿洲社會經濟史檢討	靜野譯
日本大規模的開發東北計劃	越南譯
北滿農民苦况	汪潤堃譯
東北奴化教育漫談	周萍若
上前線去（獨幕劇）	張貽

## 第六期要目

美國民主黨總選舉勝利	嘯冲
蘇聯革命第十七週年紀念	宛君
杜美格辭職與佛蘭丁繼任	素蕙
最近日本政治經濟分析	許與凱
日本經濟恐慌剖視	卓然譯
日本軍部的戰爭哲學	先雲譯
滿洲社會經濟史檢討	靜野譯
東北鹽業概觀	實孫譯
龍江素寫	朱強子
北滿農民苦况	實菴譯
日「偽」貨幣同盟問題	秋平
海軍預備會談判僵化	建白
佛蘭丁新閣成立後的法國外交	笑塵
「滿洲國」行政措施概觀	鐵生譯
「滿洲國」的財政	治樞譯
日人口中的海參崴	江誠譯
滿洲社會經濟史檢討	靜野譯
日人創立滿洲電業會社之意義	汪潤堃譯
安東的宗教一瞥	冷堅女士
北滿農民苦况	沛一譯
上前線去（獨幕劇）	張貽

## 第五期要目

## 第七期要目



## 日本民政兩黨提携具體化

最近日本民政兩黨發表共同宣言揭發以兩黨之戮力，而樹立適當國策，俾拯救國難，與拯民疾苦。這是兩黨提携具體化的表現。

在資本主義行將沒落之今日，民主政治已表現其無能，不能起駕馭之效，獨裁政治乃是在昂揚着進展着。本來一般民主國家，以議會為代表民意的機關，政黨代表民衆，以作民衆所要求的種種工作，可是現在的議會機關和政黨却被民衆所厭棄了。而日本的議會和政黨，當然也不能例外。日本的議會，雖然還是唯一的立法機關，日本的政黨還是在代表人民，可是事實上，並不能給人民解決問題，不能代表民意，因此，日本民衆對於議會和政黨是冷淡的，而議會政治根本動搖，政黨頹靡不振，因此，民政兩黨提携的工作，於以完成。

我們知道：民政兩黨的提携運動，並不自今日始，這次兩黨提携之成功，實以軍閥勢力進展所致。日本軍閥在九一八事變後，氣焰萬丈，利用它的優勢，擴張它的權力，無論

在政治上、經濟上、外交上，都在伸着它的鐵腕，如：改組在東北統治機關，發行國防小冊，便是例證。改組在東北的統治機關，軍閥是全盤勝利了，而國防小冊之發行，政黨敢怒而不敢言，貴族院和衆議院雖有相當反感，但也無可如何，實在攝於軍部的威力！

在這場合，民政兩黨竭力提携，假藉維護民主政治的招牌，以謀應付軍閥的獨裁。所以他們的聲明這樣說：

「吾國內外情勢，實為至堪憂虞之難局，當此前途多事之秋，以立憲大義為原則之議會政治，與夫立足於民意之政黨，其運用與責任，更形增加其重要性，是不待言。值此嚴重時期，政黨亦以向大處高處進行，應將從來之感情作用，及其他辦理情形，加以清算，並須將偏狹之黨派惡習，概行掃除；至於爭奪政權，更應嚴行取消，是無庸議。此後當以誠心誠意，共體時艱，同心協力，以克服國難。此次民政兩黨互相提携，盡瘁國家，

即出發於此種旨趣，而其動機，當以絕對純正爲是。其態度更宜始終合理在舉國一致之基調下，以兩黨之戮力，樹立適當國策，以期匡救國難，拯國民疾苦，舍此，別無他道也。」（東京二十六日聯電）

我們看這篇聲明，可見民政兩黨受窘之一斑了，極盡了哀鳴欺騙之能事。再看軍部所發行的國防小冊，其內容大部分是涉及經濟政策與準備戰爭這一點上。他們主張把全部國家的機構，分經濟、財政、外交，以至國民思想，完全爲戰爭而加以統制。並且說：依現在這個機構，救濟貧乏大眾，使國民生活向上，必先充實國防實力，先造成能負擔軍費的機構

### 日俄衝突下之外蒙

日本帝國主義經營滿蒙的急進，乃是有目共觀的事實。自九一八事變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已霸佔了遼吉黑熱以及東蒙等地。但是它的滿蒙政策，畢竟還未「克竟全功」，因此，它要攫取外蒙的野心，仍是它的一既定計劃「之迫切的要求。事實告訴我們，它由既得的東蒙進圖西蒙，由軍事重地的察東進窺庫倫，什麼誘脅蒙古王公啦，什麼興建與安軍校啦，什麼趕築外蒙軍事通路啦，凡此種種，充分的證明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奪取外蒙已置下牢固不拔的根基。

可巧，日本帝國主義打算攫取外蒙，從而完成滿蒙政策的時，偏偏又遇着蘇俄與它「做對」。由買賣城到庫倫一帶的蘇俄赤軍已有三四萬衆。據最近消息，蘇俄爲防日進攻的

。軍部這種主張，顯然的是干政了，因此，民政黨纔有「陸軍干政，一致於此，實屬可怕。」的呼聲。

那末，今後的民政兩黨提携，是否能和現政府搏戰？強硬去對付軍部？這是成疑問的！因而抱着「擁護憲政」的招牌，終是十分空洞，並不能提起聯合的精神，假如聯合，祇有在倒現內閣之號召下，纔有可能。可是，就目前兩黨之個中情勢觀之，他們並不能作倒閣運動，因此，他們的聯合，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而他們更沒有力量去對付軍部。最後，我們看，民政兩黨非但不能聯合，恐怕不遠的將來還要分立吧！（噓沖）

關係，除加厚自國的軍備外，又與外蒙合作。組成「外蒙共和國」。一「外蒙共和國」之軍隊的組織是這樣：一個軍團分三個師，一師爲三聯隊，一聯隊分三個大隊，一個大隊分二中隊，一中隊之兵數爲一百三十六名。外有戰車兩輛，飛機九架，鐵甲車十輛。外蒙與偽滿毗連各地之駐軍如下：（一）庫倫有蒙古赤軍一個軍團；（二）桑貝子有第五第七聯隊，騎兵一千名，山砲六門，大型野砲六門；（三）汗恨齊駐蒙古兵五百名；（四）多杜尹克布拉克駐六百名；（五）在「國境」八個處所，設立監視所，配置兵數十名。

我們知道，在蘇俄預備放棄東鐵的時候，對於東海濱省以及黑龍江以北的作戰，似已急力免避殲滅戰，而特別着重

持久戰的計劃。本來北滿一帶天氣嚴寒、大興嶺山路崎嶇，極不利於作戰，就是在日本方面也感到同樣的困難。若然，日俄的衝突，在外蒙似比在北滿之可能性為大。實言之，日俄在外蒙的角逐，委實不容我們再忽視了！

### 動盪的德國政局

據二十八日路透電：柏林有驚人謠言，謂陸軍中領袖，密謀日內推翻希特拉政府，一時柏林空氣極為緊張，外國股票市價大跌，而官方雖否認，人心亦萬分惶駭，迄未寧靜。

我們對於這種消息，雖不能遽斷德國將有流血事件發生，然可推知德國政局是潛伏着一種變化因子。前者德國當局命令國社黨及其他組織，非經允許不得集會之說，亦可概見德國內部是處於不安的狀態。

自六月三十日政變以來，希特拉的地位與聲望，似有與日俱替之勢，經他一手所創的暴風軍，他是盡可能的要解決他們。希特拉為甚麼必須解決對他有莫大功績的暴風軍呢？這是有其內在的原因，也正是法西斯主義本身發展的必然結果。誰也知道，法西斯主義是非常時的金融資本之獨裁工具，他的基礎是沒落的小資產階級、農民、與流氓無產階級。而法西斯主義利用愛國主義的和反資本主義的煽動，以吸收這些動搖不定的分子，為其御用工具。希特拉當時用甚麼「非資本主義」，以及揭發社會主義綱領，作金字招牌，把這些分子吸入並組織成暴風軍，以為其奪取政權的利器，一旦政

滿蒙政策是日本帝國主義不能放棄的計劃，攫取外蒙更是它要完成計劃的事實。不料，在日本帝國主義行凶的期間，外蒙竟成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要衝。外蒙民衆，又將隨着九一八事變，而成爲日本帝國主義攻打的目標了！（愚恒）

權在握，就專替那般金融資本家謀利益，拋去了所謂「社會主義綱領」，忘掉了改善一般羣衆生活，因此，小資產階級羣衆開始對法西斯統治不滿，在法西斯組織裏面也醞釀着反對氣焰，六月三十日政變，便可充分的說明這點。而這次謠言之發生，也並非無因的，我們可以武斷說，這正是前次流血事件之繼續，則將來德國政局之變化，正未可料！

我們認爲希特拉六月三十日的「苦迭達」，在表面上雖然成功，可是他的地位絕不因此鞏固，反之，在動搖的過程。據德國敵方宣傳：德國現在的暴風軍尚有二百八十萬人，以及國家秘密警察隊等實力組織，是否能擁護希特拉？真成疑問，因爲希特拉已經失去了羣衆基礎，現在他的欺騙假面具，完全揭開，廣大羣衆是在反對他；加之，在德國的經濟恐慌情況下，希特拉向勞動羣衆進攻，減少失業津貼，減少工資薪俸，以及惡化社會保險條件，加重租稅負擔等，更招致一般小資產階級的不滿，因此，德國陸軍領袖之密謀推翻希特拉政府，是不無原因的了！

目前德國處在內外夾攻的情勢下，就經濟方面言，危機

日在深化，就國際方面言，阻力又在增大，就社會方面言，階級鬥爭日在尖銳，就這一般狀況言之，德國政局是不會安定的，而希特拉此刻之維持政權，只有利用對外的煽動，克服內在的危機，移轉國民的視線，解除羣衆的不滿外，此外，毫無他策。

然則，如何對外煽動？如何克服在內危機？如何解除羣衆不滿？這都是使希特拉最感苦悶的了。對外如何煽動呢？修改凡爾賽和約，已成泡影，奧國內爭，不得利用，莫索里尼統治下之意大利，無懈可擊，而法國對德亦不示弱。這樣的國際情勢，希特拉實無可乘之機。至於克服內在危機與解除羣衆不滿，那更是會使希特拉碰壁的！

雖然，苦悶的希特拉在表面上，還是力持鎮靜，對外宣傳維護和平，對內力謀安定社會秩序，不稍露聲色，這倒是值得玩味的一件事！（葆真）

歡迎介紹！

東北旬刊 歡迎訂閱！

歡迎推銷！

### 日本鞏固亞洲霸權

巴黎時報發表社論，評論日本政策，略謂德國目下在歐洲各國首都頗有外交活動，歐洲人士大為注意，但吾人不能因德國之活動，而忽視遠東正在發展之局勢。蓋日本之目的，乃欲推翻歐洲各國在遠東之傳統勢力也。現在東京政府所致力者，不僅在於海軍問題，同時並以極堅決之行動，圖謀鞏固其一手造成之「滿洲國」。又在亞洲命運所關之各地帶內所取得之優越地位，日本亦思鞏固之。時報繼討論日本外相廣田最近對貴族院所發表之宣言，謂一般人以為不久將有武裝衝突，此層絕不可信。蓋日本人寧願採用適應時宜之靈敏外交手腕以謀進展，外交方法固較遲緩，但其結果比較可靠，且日本外交業已得到結果，大足鼓勵日本使之繼續進行，例如日俄兩國交前甚緊張，現則漁業上之意外事件，已不復發生。東鐵讓渡問題，亦有解決之望。凡此足徵兩國邦交之改善，「日本與蘇俄關係趨於良好」之言，曾出諸廣田外交之口，如此情形，較之數月前之緊張形勢，實覺有利。但日俄兩國在遠東之政治問題，畢竟尚未解決也。時報論及倫敦海軍談話，謂日本所求者，實非欲根本廢止各種海軍條約，以便自由建造大之海軍，日本之意不過欲廢止華府海約，另訂新約，規定共同最高噸數，俾各國各有一能適應其國防需要之海軍力量耳。現在倫敦談判中，業已發現一種新折衷方案，由日本示意者，其大意係主張訂立一種十年協定。在前五年中，英美兩國即應停止各繼續實行其造艦計劃，俾其海軍力量逐漸增加，以應停止之點。其進行方法，係按照目前所能達到之努力，則絕不放棄之耳。

巴黎時報十一月二十一日社評

# 專論

## 東北農村經濟概觀

田自農

東三省在日本鐵蹄下踐踏，到現在已經超過了三個年頭，在這三年多的過程中，日本統治者其御用機關是不斷地宣傳東三省不久即將變成「王道樂土」或「滿洲國」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如前任陸相荒木氏在去年八月間的內閣會議上即曾說：雖然「匪類」很普遍，但「滿洲國」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大阪每日新聞在估價滿洲二個年時，也用同樣的口吻說：「自日本承認『滿洲國』以後，新國家進步頗速」。但不管這種口頭的宣傳如何華美動聽，事實上，東北三千餘萬人民在日本統治下所受到的，除了饑饉，流離及死亡而外，沒有一些其他的「實惠」。

「。現在我們在感受喪失東北的慘痛之餘，來一檢討三年來東北經濟的主要部門——農村經濟的實況，以揭發日人宣傳的欺騙性，尙不失為一件必要的工作。惟作者固於見聞，限於時間，凡所論列，難免掛一漏萬之譏，諸希讀者不吝指正。（作者識）

在最近二十餘年來，尤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東北城市工業經濟雖然有了迅速的發展，但農村經濟依然佔着主要部門，按確實調查，東北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都是靠着農業爲生活的來源，所以整個東北的繁榮與否，實可以農村經濟的繁榮與否爲指標。現在東北農村經濟的狀況如何呢？

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東北後，對於農民所施行的種種掠奪，燒殺及盤剝等暴行，使得東北農村陷於極度破產的地步

，在這種破產狀態下之最觸目的現象，便是耕地面積之縮小及穀物收穫的減低。東北耕地面積在九一八事變前爲一千六百萬公頃，糧食收穫總額爲二千二百萬噸，至事變後的次年（一九三二年），耕地面積減少了百分之十五以上，收穫額落到一千五百五十萬噸以下，即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二。一九三三年的耕地面積依然繼續減低，按日本人報告，謂減低了百分之三，實則至少在百分之五或六，但因天時關係，農產

收穫倒有了相當的增長，日本官方材料估計為一千八百萬噸至一千九百萬噸，其中有五百萬至五百五十萬噸為大豆。今年的耕地面積，按日人統計是均增加了百分之二，但是實際上，耕地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是繼續減低，所謂增加者，不過是鴉片種植的擴大而已。

去年東北耕地面積的縮減，以北滿為最甚，若與前年相較，計平均減少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如納河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克山減少百分之四十，嫩江減少百分之六十七，安達減少百分之四十三，龍鎮減少百分之二十，通北減少百分之四十四，肇州減少百分之二十七。

日本帝國主義者蹂躪東北的結果，不僅引起了耕地漸減少的傾向，而且造成了農產價格之空前的跌落。這一點更加速了農民的破產過程。一九三三年的收穫雖比一九三二年為

每蒲特合哈洋 〇・七〇 小麥 〇・七五 芥麥 〇・七五 大麥 〇・七五 蘇子 〇・七五

今年開行價格

每蒲特合哈洋 〇・五五 一・三五 〇・五五 〇・五五 一・八〇 一・六五 〇・五五 〇・六六 〇・五五 〇・六八 〇・五五

(註) 每蒲特合三十公斤，哈洋一・二五元合銀洋一元。

像這樣農產價格之一貫的下跌，無疑地對農民是一個致命的打擊。造成這種農產品跌價的原因，一方面固然由於日本在東北對農產品之掠奪式的統制，他方面也受了世界經濟恐慌及各國關稅壁壘的影響。滿州的主要農產品是豆類，試以豆類的輸出貿易為例，以說明之。

滿州的大豆是一種國際的商品，這種商品的重要市場是在德國。德國製油工業所需的原料原不止大豆一種，但自大戰結束後，德國喪失了一切的殖民地及製油原料供給地，德國在這種情形下，它為了振興脂肪工業起見，勢不得不採用豐富而價廉的滿洲大豆，但在世界經濟恐慌日趨深化的今日

多。但農民的痛苦，並不因之而有絲毫的減輕，恰恰相反，它更招致農產品價格之進一步的跌落，如大連的中等豆價，在一九三〇年每六十公斤，為日金七元九十錢，一九三一年為五元九十六錢，一九三二年為五元二十二錢，一九三三年一月減為五元十六錢，同年八月跌為四元三十錢。至十月間又跌三元八十錢。同時，我們還不要忘記，這種跌價數目是以日金為標準的，日金在一九三三年已跌去百分之六十，所以一九三三年大豆價格若與一九三〇年比較起來，則已跌落百分之八十以上。

東北農產物的價格，到現在還是不斷地暴跌着，按本年四月三日甲報載，去年哈爾濱食糧價其與今年年初比較，情形如下：

去年開行價格

芝麻 苞米 紅糧 吉豆 小豆 谷子 蕎麥 一・八〇 〇・五五 〇・三六 〇・七〇 〇・六五 〇・三三 〇・五五

，德國需用大豆的數量已日漸減少，同時，自希特拉上台後，又採取了保護本國化學肥料政策，對大豆入口加徵關稅，因而使大豆失去了大部分原有的市場。此外，以荷蘭為主要市場的豆油，以日本為需用中心的豆餅，近年均有減低的趨勢，致更促進了大豆價格的跌落。茲將近年來滿洲豆類的輸出率，列表於下，以見一斑：（以一九二九年為一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大豆	一〇三	九二	八五
豆餅	一三〇	一〇一	六六
豆油	一七五	一〇八	六六



觀上表，可知豆類輸出一九三三年較一九二九年減低五至三十二，一九三一年雖然表現了一些增加，價跌落的關係，不能認為正常的增加。

至本年，豆類輸出仍在繼續減低，據十一月三日上海中華日報載，本年上期與去年同期相較，滿州豆類輸出貿易狀態如下：（單位千元）

	一九三四年上期	一九三三年同期
大豆	五〇・〇九三	八二・八八〇
豆餅	三〇・五五	三〇・九二六
豆油	六・三二九	九・七二〇

以大豆而論，本年上期較去年同期減低二千四百餘萬元，豆餅減去七十八萬餘元，豆油減去三百四十餘萬元，這正是說明滿州的農業危機，不但沒有緩和，而且以飛快的步調向前發展。

在以上各項數目的背後，隱藏滿洲農民之深切的痛苦，這種痛苦狀態甚至日本的御用報紙，也不能加以掩飾。如去年三月間大北新報記載：「呼海鐵路沿綫的居民，在食糧的需求上已到了萬分困難的境地，所有的牛羊，甚至於貓狗，都拿來充作食料，但現在這些牲口家畜，早已被饑饉者吃盡，大多數的馬匹都成瘦弱病態，已不能進行工作。許多屯子裏沒有種子，海倫附近已發現以女交換食糧的現象。」

去年六月二十七日，滿州日報也說：「綏化，青岡，望奎及拜泉等縣，過去雖以黑龍江省糧庫成名，但現今已成了荒漠無烟餓殍載道之鄉，該村居民中之以草根樹皮為食者居大半；今年春光明媚之前，却是大部份居民餓死而無葬之秋；廣袤地域上，已不見有春忙往返。」

上海字林西報也說：「黑龍江省的居民，因饑餓而死亡者，為數已達數萬，此外，因饑餓而自殺者，也日有所聞；

許多地方已發現人肉充饑之事實。」

上述的情形是描寫水災區域及軍事行動比較激烈的地方。但是在安靜地域內的農民生活，也是同樣痛苦的。黑龍江省政府的日籍顧問對於該有的一般狀況會作這樣的敘述：「黑龍江省的農民因事變而破產者，寔居大半。而現狀復極其痛苦：如此極度痛苦狀況，至少當須延長三年。」

偽國的地方調查團，調查了遼寧省三十四縣，吉林省十縣。及黑龍江省十二縣的地方情形之後，曾作如下的結論：「各地糧食已被劫殆盡。牲口也幾乎滅跡，各地農村居民之損失不可勝計。僱農之工資，除幾區特殊景況者以外，已減至百分之五十。去年收稅較優之區，尚能暫時維持生計，而其他區域，則已不能以自己之力，恢復原氣。」

日本出征隊的指揮官長，因親臨內地的緣故，常常在其報告中描寫內僱農村的寔際狀況。如本鄉大佐在其報告書中即會這樣說：「伊通，海龍，東豐，及西安等縣的農民，已陷於極度的破產狀態之中。大部份的房屋，已被燒燬，所有的牲畜，已全滅跡，田地上的種植，也已全部受害，而農民已無糧食可維持生活。」

從上述的官式報告及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東北農村狀況的一般。無疑的，這些官式的記述只不過提出了再不能掩飾的事實，而許多更嚴重的狀態，它們還是竭力地隱蔽着。

至於東北農村經濟之瀕於如此破產的境地及農民生活之陷於如此艱難的原因，日人不但不敢加以真實的說明，而且顛倒的歸罪於「土匪」義勇軍的身上。

事實上，誰在破壞東北的農村經濟？誰在掠奪農民的工及其牲畜？誰在迫使農民離去故鄉和土地？這只要一看赤裸裸的事實就可以完全明白。



# 日本經濟危機透視

立人譯

日本所謂「軍事膨脹主義者的商業復興」，不過是恐慌深刻化的反映罷了。已經發展到最高階段的日本金融資本，壟斷遠東市場的企圖，遇到它的最大的競爭者，即英美二國的阻撓。世界經濟恐慌不僅摧毀了日本的國內市場，而且摧毀了它的國外市場。日本企圖犧牲工農的利益，以禁金出口來挽救資本家，也因了當前的世界經濟恐慌而失敗。

日本在中國輸入總額中所占的百分比，與英美的比較，從下表可以看到：

一九二二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三
日本	一七·八	二六	二七	三五	三〇	二四·九
英國	一八·八	九	九	八	九	二一·〇
美國	八·三	二七	二八	二八	三五	三二

注意：一九三三年僅係前五個月的數字所佔的百分比。

日本對華輸出，也完全衰落下去。以一九三〇年輸出價值總額為一百，一九三一年衰落到九〇·三，一九三二年衰落到四五·三。日本商品深入英領和荷領東印度，又遇到英國商品的干涉。日本向這一帶地方長驅直入，英國大有失去它的最要的國外市場之一的危險。日英雙方代表在倫敦，蘭加州(Lancashire)和西姆拉(Simla)足談判有好幾個星期之久

，可是直到如今，還沒有成立協訂。日本資本家正在圖謀深入亞比西尼亞(Abyssinia)、南非、和拉丁亞美利加。

工業產額在增加中，在一九三三年初，甚至超過一九二九年每月的平均數。這種增加，應該歸功於滿洲市場可能性的提高，以及軍備的狂熱的擴張。向滿洲輸出的貨物，一九三三年的前八個月，比之一九三二年的前八個月，增加了五倍。這種日有增加的輸出，一半是滿洲政府的軍火訂單。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作一種強有力的準備。日軍的數量，已經公開或秘密的增加了。此外「滿洲國政府」軍隊已經，改編為一種基本隊伍，聘有特別選的日本在鄉軍人充任軍官，備有最新式的武器。

股票開價之變態的上升，已經倒閉的工廠復業，以及就業勞動者人數的增加，究竟是什麼原因？軍械工業中大小公司股票的價格，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初，平均升高了四倍。

從東京商工協會(The Tokyo Chamber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所供給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這一個時期，生鐵的需要，增加了一五〇·〇〇〇噸，同時鋼鐵的需要，增加了四三〇·〇〇〇噸。在

一九三三年，鋼鐵的消費，差不多比一九三二年大過百分之二〇。鋼鐵的輸入量，一九三三年的前七個月，爲一九三二年同期的二倍，據銅產貿易研究所供給的材料，以一月至七月這幾個月計算，銅的產額：一九三二年達四一·一二五（千噸），一九三三年達四〇·二五四·（千噸）。銅的輸入量：一九三二年達二八〇（千噸），一九三三年達一〇·二三九（千噸）。銅的輸出量：一九三二年達九七八（千噸）。一九三三年達三一（千噸）。銅的消費量：一九三二年爲四〇·五九六（千噸），一九三三年爲四八·七二五（千噸）。

關於軍事工業的生產，目前沒有確實的材料。因爲不僅一般國營軍機製造，而且連私人企業在內，多半不准發表他們所生產出來的數字，現時在生產什麼，以及他們得到政府多少津貼。所以，我們竭力用很少幾個例子，想把這種情形留給我們的讀者一個概念：

（一）造船業：東京石川島造船所（包括自動車和飛機製造場），不久以前添僱了五百名新工人。在東北事變發生後的十八個月內，這一項企業的股票，從五圓日金漲到三十五圓日金，在大阪製鋼株式會社、川崎造船所、和橫濱造船所等，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發展，本來已經要倒閉了的富士造船所，不僅得免於破產的危險，而且現在居然支付了股息！所有這些企業，都在日夜不停的工作着，準備完成政府鉅額的定貨。

（二）化學工業：電氣化學工場在一九三二年下期，比一九三一年下期，多出了二·〇〇五·〇〇〇圓日金的貨物，

（三）五金工業：製造輕金屬唯一巨大的工場，住友銅版場與軋鐵場，於一九三二年期生產的製成品與半製成品，達一·五一九·〇〇〇圓日金，一九三二年下期達二·〇九三·〇〇〇圓日金，原料的價值，同上年上期達九五二·〇〇〇圓日金，下期達一·三一九·〇〇〇圓日金。

（四）汽車製造業：日本值得一提的汽車製造廠有三個，即達渡汽車製造場，東京瓦斯電氣場，以及上文提到的石川島造船所。這三個工場，已經接受政府的訓令，合併在一起。他們的總產額，一九三〇年爲三九二部，一九三一年爲四三〇部，一九三二年爲八一九部。合併以後，每年的產量大概可以增加到一·一〇〇部。其中百分之八十，留充軍用。

（五）飛機製造業：愛知東京電氣公司所供給的材料，一九三一年達四·五七四·〇〇〇圓日金，而在一九三二年竟增加到六·〇七九·〇〇〇圓日金。

一九三四—三五年度的預算，總額達二·一一一·〇〇〇圓日金，其中用於海軍方面的計四八七·〇〇〇圓日金，用於陸軍方面的計四四九·〇〇〇圓日金。海陸軍費的支出，比一九三三年增加一〇〇·〇〇〇圓日金。軍事支出在全部國家預算中所佔的百分比，一九三一年爲百分之二七一，一九三二年爲百分之三四·六，一九三三年爲百分之三六·八，一九三四年竟達百分之四四·三。我們要記住，一九三二年比較一九三一年增多的軍事支出，差不多完全用在東北和上海的戰爭上面，本年度預算對一

滿一支出，差不多縮減了半數，但同時關於海陸軍預算，却增加到一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圓以上的日金。這是說，本年度完全用於廣大軍備上面的支出，比之一九三二年增加了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在一九三三年度，這種支出，將增加一倍。

關於海軍實力，目前的情勢特別有利於日本。就乙級裝甲巡洋艦而言，日本要比美國多百分之二十三，潛水艦有二倍之多，魚雷驅逐艦有十一倍之多，不過，羅斯福總統決定在最短的期間內，建造倫敦條約所許可的最高限度的噸數，來壓倒太平洋上美國的敵人，這一個計劃如果實現，日本海軍將遠落於美國之後，因此，日本急於實行所謂第二次海軍造艦計劃，此外更進行其狂熱的軍備擴充。

同時日本在不斷的向蘇俄國境挑戰，我們知道，征服西伯利亞早就成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幻夢。日本前陸相荒木大將，曾經宣告日本國民，必須準備應付「險惡關頭」而，所有的東京報紙，也一致承認所謂「險惡關頭」，就是戰爭，或是對蘇聯，或是對美國。

### 三

誰來負擔這種費用？自然是日本的工農大眾。根據日本銀行的統計資料，日本就業的人數減少，與工資跌落的情形如下（以一九二六年為一〇〇）：

右職的工人數目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三*
名義工資	七四·四	九四·七	七九·九
實質工資	九二·三	八八·一	八五·八
	九〇·七	八八·一	八九·五

（註）\*係前六個月的百分數字

可是，事實上，一般生活程度的惡化，却表現得非常明顯。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衣食這一類必須品的價格，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工資呢，却縮減了。頂好也不過增加百分之二。據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 Economist 發表統計資料，在職的勞動者人數與工資，在各產業部門的演變如下（一九二六年的數字為一〇〇）：

	工人數目		工資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六月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六月
工程業	九六·五	一三〇	九三·一	八五·八
造船所	七六·一	八〇·四	九五·四	九一·四
汽車業	八五·八	八四·四	九〇·三	八六·九
五金業	九〇·三	一〇〇	九四·四	八七·九
紡紗業	七〇·八	六六	七二·七	六〇·九
織布業	六三·四	六五	八三·五	六九·四

從這個表我們可以看到，在最重要的產業部門，工資都減少了。

貧農的情況依然非常險惡。蠶繭、絲、以及米的價格，在繼續跌落。而就一般的情況來說，農民所必須購買的物品價格，在繼續高漲，農產物的價格反而繼續跌落。去年本來是特別豐收的年度，可是除了米價跌落之外，米的消費量也減少了。因為工人以及一部分農民，這一般主要消費者的生活情況，一天比一天惡化，政府通過的關於提高米價的法令，祇利於大地主與富農，因為他們是米的主要供給者。

有二百萬以上的完全顛連無告的失業業者，流浪在街頭。究竟怎樣去處置他們？帝國主義者對這一個問題的答覆，是戰爭！戰爭到來的時候，這些失業業者將立刻變做最廉價的砲灰。（Ota）

# 「滿洲國」的現行法

馮健文譯

——本文節錄自「滿洲國治外法權撤廢問題」原載日外交時報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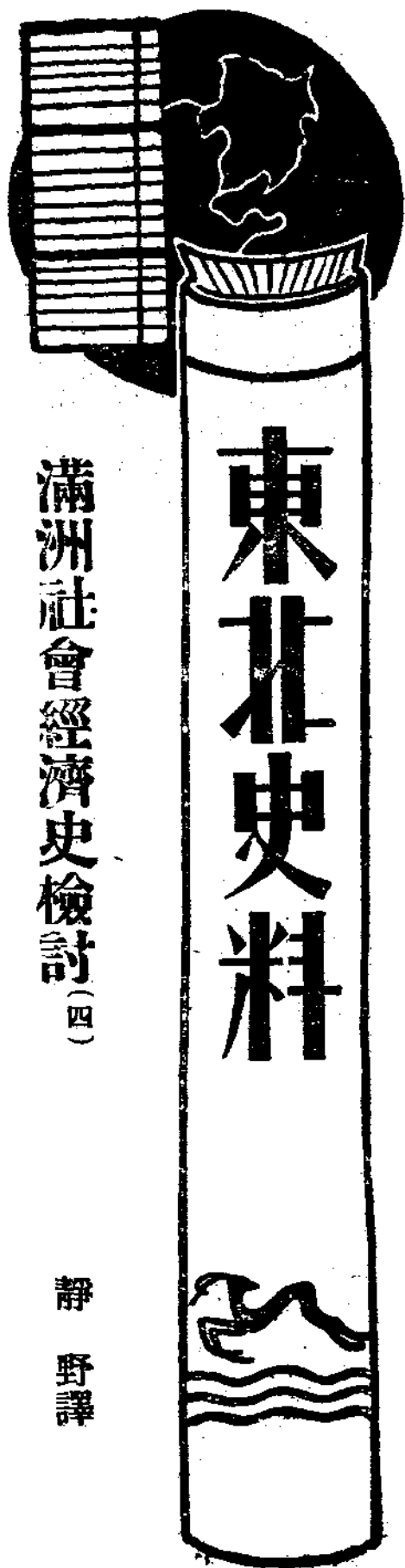
現行法也是很複雜混亂的東西。如前所述，去年三月一「滿洲國」的敕令第三號「暫時援用從前的法令」是了。但建國的主旨，凡與國情及法令不抵觸的條項一律援用之，可是現在偽國的司法官，什麼叫做不反建國的主旨之實際問題，好像是完全墜於五里霧中。例如現行民國法令中，在國民黨的政策上，有很多很顯著的左傾條項，在什麼程度之下，才可以援用此等「暫行從前法令」？在何時何地都要俟最高法院來決定才成，故其運用上，就成困難了。加之，中國的法令，從民國初年到國民黨時代隨意的不統一的公布出來的，尤其是舊東北政權時代，各省差不多都是獨立的司法制度，法令也是隨意公布施行，所以其間毫無統制。其中有死法，有生法不明法，在那種法律適用極不嚴格的國民性所主持的地方，其法制度不統一是想象中的事。

「滿洲國」司法部法務司在本年春編成一本司法資料，全部八冊，蒐集各種法令來刊行的，是研究中國及東北法制上最好的資料。尤其是其中網羅了很多不易得的材料，這是極貴重的東西。我們以此為基本，來編成「滿洲國」的基本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商法、不動產登記法等，在一九三四年關於治外法權撤廢準備的經費當中，打算以十四萬一千六百圓作為司法法規立法準備費，因此「滿洲國」或者能信其有立法的特色，也未可知。

「滿洲國」現在作為民商事的事實法者，以中華民國的民商法或其他一般的商法也可以適用，「滿洲國」現在又公

布了銀行法、商標法、度量衡法等。作為刑事事實法者，除了適用中華民國的刑法訴訟法等外，「滿洲國」在去年九月又公布了一暫時懲治盜匪法」，（即規定所謂關於馬賊之討伐）。此外在去年九月又公布了暫時懲治叛徒法，十一月又公布實施鴉片法。其他的違警罰令，未成年者吸煙飲酒禁止法，出版法著作權法、質屋法、道路法、自動車法等，大概不日也要制定了。（下段刪去）

立法事業的事，是一定要天才者才能勝任。昔日的羅馬更不用問，就是那位馬上得天下的拿破崙，他的不可磨滅的拿破崙法典（法國現行民法的基礎法）底制定，也費了不少的心血呵！即使在中國的唐律，明律乃至大清律等偉大的傑作，都是當時的帝王跟着天下統一一了，一起編成的大法典，他們都是以牧民作為規準的。在「滿洲國」建國草創繁忙之間，去年八月召開第二次全「滿」司法官會議之際，那時三宅法制局長，在其祝詞中這麼說：「立法與其繁縟滋擾，無寧簡單地迎合國民心意，使其得良好之反映，法之形成，與其華麗，無寧朴素，使國民易得而親之，此其東洋法治之理想也。」又說：「法者行為之道德也，其源發於仁愛，故以仁愛執行之，故治國必先施以仁愛，然後用法，法之任務，盡矣。」又說：「前漢之所以興隆，後漢之所以衰亡，不可不深思之也。」其思慮發揚東洋道德之深遠，實在是值得欽敬的！（柏田忠一）



# 東北史料

## 滿洲社會經濟史檢討(四)

靜野譯

本文作者以經濟史的眼光，分析東北社會經濟結構，及推究其將來，頗多中肯，爰譯出，獻與留心此問題者之參考。(譯者)

如以上所討論的，滿洲社會自嘉慶時代起，已具有中國的初期殖民地化的趨勢，此後不久，以英國為先鋒之歐洲資本主義的炮火攻破了這個團體，因此，舊滿洲社會遂變成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商品和資本及原料的市場；從而，具有買辦性質的商人高利貸資本，便左右了農業生產社會形態的變化——形成滿洲社會組織的過程；於是，滿洲工業生產社會，非但不能近代化，並被剝奪了近代化一切的可能性。因為有了這樣特徵的社會經濟構成條件，遂完全展開了滿洲的農業和工業近代組織的過程，這是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後開始的。

近代資本主義形成之歷史的諸條件，乃是封建農業諸關係之意識的打破，從而，遂有近代的體制的編成，在此基礎

之上，便哺育了現代大產業之發榮滋長的諸政策；這個原理在舊滿洲自然也不會例外的。因此，我們的具體問題，便是在民國年間，舊滿洲的資本主義發生之歷史諸條件的分析，及其諸特徵的指出。

實現資本主義形成之出發點的原動力，為封建農業關係的解體——完成市民生活變革的基礎，便是土地的整理，及地租的改正。在舊滿洲社會對於土地問題，也是採取同樣的步驟，即先實行土地改正，其開端便是官莊、莊園、旗地等身分制的耕地及世襲土地的整理。

先從前清皇室及王公所有地的官莊與莊園着手；最初開始整理的為以農奴生產作基礎的身分制的及世襲的土地，但初步的政策，乃是採用極緩和地租與賦稅的分化手段，而封



建領主仍有其土地所有權。並且民國舊東三省政府，對於這些諸官莊和莊園都當作前清皇室與親王的私有地，而予以法律上的承認，並加以特別保護。宣統三年十二月所頒布的一關於大清皇帝退位後之優待條件」的法令，到了民國三年更加以追認。

由于這樣的所謂特別保護的規定，那些舊身分制的和世襲的土地，並非隸屬於縣行政權之下，而是依然地受內務府辦事處的管轄，與普通農民的所有地是迥乎不同的。然而，其內部之莊頭、莊丁、佃戶的諸關係，却已陷于極紊亂的狀態。自民國元年即着手整理這種紊亂的情形，解散了莊頭、莊丁、佃戶的舊組織，但并非粉碎這種制度，乃是將此種舊組織重新編制，而以鞏固其體制為目的。其與清朝時代不同的，即是這些莊頭、莊丁、佃戶等，此時在法律上已經被解放其農奴的身分，而變為享有一切社會的及政治的自由權的市民了。雖然這些人們在法律形態上為農奴身分的解放，但是在經濟上還沒有自由民的資格，自不待言。

因此，舊東三省政府，在民國初年對於官莊，莊園等土地，實行特別保護政策，以維持和鞏固其舊態。但是到了民國四年，內務府發表通告，認為這些土地不是歷史的前清皇室和王公的私有地，乃是官有地的一種；依此規定，則官莊和莊園等身分制的與世襲的土地，遂被解體為民地了，在奉天省同年發布「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章程」，依此章程，剝奪了同省的一切的官莊和莊園的身分資格——世襲的資格，而將這些土地分割和公賣與一般人民，其被分割和公賣的第

一資格者，便是莊頭的土地。即詳細的規定莊頭的管理地，而使之承領，至于莊丁、佃戶或普通農民的一切所有地除外。然而，若莊頭領主情願公賣或無承領的資力時，則允許莊丁或佃戶等出資承領；如果已被抵押的典押地，則典押主有優先承領權，承領的代價，上則地每畝大洋七元，中則地五元，下則地三元；並另收每畝契照費一毛及冊費二角。像這樣的規定，雖不能被認為一種嚴格的政策，但如右列的承領的秩序，自前清中葉以後，滿洲社會即開始從自然經濟的領域，向着商品生產的社會推移，而這些身分制的與世襲的土地所有權，實際上已開始由莊頭領主方面，向典押主手中轉移，這便是新土地法律的投影；然而，當此等土地之被分割和公賣了以後，從前在這些土地上面耕作的莊丁及佃戶等的舊農奴，此時變為新的佃戶，而為新地主的隸屬者，所以，依然耕種這個土地，而履行對地主納佃租的義務，同時受新法律的保障！

依據上面規定的辦法，實行丈量 and 清理官莊與莊園等身分制的及世襲制的土地，據清丈局章程所載，在奉天省原額地約五十餘萬畝，浮多地為十七萬四千八百畝，合計為六十八萬畝，然而，據推測的結果，在奉天省境內存在的官莊與莊園的總面積，約七十三萬畝之多，這些土地到了民國四年的時候，殆完全被分割和公賣了。

在吉林省，民國三年也設立「辦理吉林皇室產事務總局」，着手整理諸官莊和諸莊園；又于民國七年關於四合堡堡官山的勘放而頒布了一修正勘放舒蘭縣皇室產試辦章程」，自此



以後又公布了許多次的法令，而努力于丈量與清理等工作。由于所發布的諸法令之實行，當分割或公賣那些身分制和世襲制的土地時，不問熟地或荒地，一律徵收五元（在辦理吉林皇產事務總局的場合）乃至三元五角（在舒蘭縣的場合）的地價，這些土地自勘放時起，六年後開始課稅；其中雖有些微末之點是與奉天省的土地勘放章程不同，但關於分割和收買的優先權，歸諸莊頭乃至典押主方面，並且在清朝時候，因為地租的關係，此等土地往往向新地主和佃戶方面轉移等大的事項，則與奉天省的情形完全一致。

構成官莊和莊園——舊封建的土地為旗地，此種旗地乃是旗人身分所領有的土地，當清朝政權崩潰的開始，而旗人組織亦隨之解體，民國以後，這些人們失去了身分的資格和世襲的地位，所以，他們的土地也變為普通的所有地了。在這種情形下，所謂新土地的所有權，還是付與舊旗人，然而，此等旗地既多被典賣，則事實上的土地的所有權者，乃是富裕的商人及偉大的官僚們，這是應該加以說明的。

以上所述的身分制的和世襲制的土地為整理，雖是近代的事情，但牧廠地、圍場、隨欠地、伍田地、充公地等等的國有地，也是自民國以後開始分裂的。若據我們以前所討論的——自一七〇〇年末中國北部的流民大批的移入滿洲的問題來觀察，則滿洲各處國有的荒地，都被私墾了，但仍餘有後來所整理的餘地或升科地。滿洲的荒地，雖經清末的開放和分割，但其為數頗少，所以，當舊東三省政府繼承清政權以後，曾努力于積極的分割和整理。奉天省于民國二年即有全省官

有地的調查，且丈量隨欠地、伍田地、充公地；又於民國七年丈量昭陵察柴官山地，以及民國十二年之全省官地清丈局發表關於土地的命令等等，都是整理土地的經過。吉林省于民國六年頒布「吉林省清查土地局暫行簡章」，依此章程的規定，旗民人的原額地——浮多地之自報升科，旗署官產的變賣，城鎮街基的清查，以及各縣所存有的官有荒地的勘放等等，這些都是奉吉兩省國有荒地開放——分割的主要法令了。民國時代作大規模開放國有荒地的地帶，當屬黑龍江省，民國三年發表了「黑龍江省放荒規則」，次年又確定了一出放「大肚川餘荒辦法」，這些都是主要的國有荒地承墾條例；但最堪注意的——促進土地開放和分割的原動力，當為招民開墾的方法，就中最典型者，為民國三年「黑龍江省招墾規則」；由于這種規定的情形下，派遣招墾員從事移民的工作，招墾員活動的範圍，不但在奉吉兩省內，並及于山東、直隸、河南等省，募集移民出關屯墾，且給以相當的旅費，比及到達境地後，每戶分與一八〇畝左右的龐大荒地，以資耕種。

在此大規模的且積極的方策下，所有的國有荒地都被開放分割了，但關於開放分割的具體辦法——各省和各縣皆不一致，大體其基本的方法，為徵收開放地的一定地價，而給其開墾權，在所規定的年限內，完成開墾，同時賦予所有權而徵收地租。例如上面所載的「黑龍江省招墾規則」的規定，對於耕農給犁一具和荒地一百八十畝，從開墾時起，五年後徵收地租。

以下為農地的開放，農地從清朝乾隆至嘉慶時代，因為

受了漸漸地侵入的中國北部的流民及與之俱來的商人——高利貸資本的侵蝕，所以，科爾沁部遼河流域的土地開放了。自此時起，蒙地共同體的土地所有權解體了，這是中國農民獲得永佃權的初期。像這樣的永佃權的形態，便是蒙古民族社會對於中國農民發生了佃作的關係，因此，蒙古王公遂不能不積極的招致中國農民開墾，於是，投機的和獨占的地主——攬頭的土地便發生了。當此等攬頭出現的前後，蒙古社會亦劃歸清朝政府掌握，因而蒙古的封禁政策也被開放了，從此漸漸地實行開墾獎勵政策，辦理開墾事務的機關為設置局和縣的設立，因之，蒙古社會遂被這種設置局和縣——獨立的社會所否定了，這個經過乃是與舊滿洲向殖民地化過程邁進有同一的意義。

民國以後，舊東三省政府更積極的促進未開放的蒙地的丈放與分割，而向右面所述之殖民地化過程轉移，於是，遂引起蒙古社會階級分化的爆發。例如民國四年發表的「蒙地私放禁止通則」，而由官家辦理，如吉林省的長春、農安、德惠等地方的未開放地；奉天省之洮安，洮南諸地方，以及黑龍江省西南兩方面的地域之開放；又民國十六年所發布之「修正勘放蒙地章程」，及設定興安屯墾區之軍事移民開墾地。經過此種情形後，無論那個蒙古王公的生計地都被劃分了，而代之以外部強力所樹植的土地私有權，這是應當嚴密注意的。

因此，身分制的和世襲性的封建的土地之唯一剝奪者，即為龐大國有地之分割，以及蒙地因丈放而向殖民地化過程

推移，以致變為近代的土地關係，但此種土地壟斷與形成，掃滅了一切資本主義史前的土地所有權的形態。其中最主要的歷程，便是浮多地與私占地的整理。將事實上的土地所有者，加以法律的所有權的承認。但于先進諸國家，關於土地改革中的最大問題，即是永久制的佃權的消滅，與家族共同體之個人的分化；這種現象在滿蒙也是如此的；如民國六年開放昌圖、懷德、及鄭家屯等六縣蒙地，對於永久制的佃戶：給以一定地的土地所有權，因此，封建形態的佃農制度，無形消滅了。然而其餘的地方，還在維持其固有的封建形態。至于家族共同體的土地所有權的現象，雖有少數的被否定了，但就全體來說，仍在維繫着。

封建農業體制之市民變革的另一種原因，為地租稅的改正。這一點在舊滿洲社會自然也不會例外的。在清朝政府支配下的滿洲地稅，為米銀折半制的半納金形態，不過此類地稅是因地而異的，即各省與各縣皆有區別。

關於半納金制田賦的改正，是從奉天省開始的，奉天省于民國三年頒布「田賦劃一辦法」，自是年秋起一律照此章程徵收田稅。依此章程規定，上則地一畝徵大洋一角四分；中則地徵大洋一角；下則地徵六分；沙碱地徵大洋三分；不分等則地徵大洋一角；此外還徵收本稅額的十分之一，以作田賦徵收機關的經費之用。因此，遂與從來的租率不同了；不僅紅冊地，各項餘地，升科地等都在同一租率下，即舊旗地也必須適用此法令了。然而，至民國四年，舊官莊和莊園土地，因為受了特別保護的緣故，所以不為此法令所支配。

但如上面所載的那些舊封建土地，自民國四年後，都被編入普通民地中，加以上的一劃一辦法而課稅。于是舊日的米銀折半制被廢除，而代之以徵收貨幣現洋了，但在現洋不流通的地方，則可以銅錢代替之。

吉林省于清末光緒年代勵行地稅的改正，廢止米銀折半的半納金制，而變為銀元的純納金式地稅了。這樣的稅率，每响地課大租銀一錢八分，小租銀一分八釐，外有補手與補底等附加稅的徵收，像這樣的稅率，在民國三年的時候，以之與中國南部諸省及先進諸國的土地稅來比較，則過于輕微了，這便是官廳增稅的理由。因此，廢止從來的小租、補手、補底等一切附加稅，不分土地等則，每响一律徵收地稅三角，其納稅貨幣與奉天省同，也是使用大銀元的。

黑龍江省也于民國二年改徵地稅，每响地徵收銀一錢九分八釐，而廢除了從前的大稅與小稅的制度，然而到了民國三年，以「本省財政窮乏，實行地稅率的增加，以資彌補，不耕地等則，一律徵收同一數目地稅。」為理由，而斷行全

省地稅的改正。由于此種規定，上則地每响徵大銀元五角；中則地每响徵三角五分；下則地每响徵二角，外徵本稅率的十分之一為徵稅機關的辦公費。並廢止納稅貨幣——大銀元，而以大洋為本位，若于金盧布普及地方，亦可用此種俄幣代替之。

因為蒙地已經開放的原故，所以，舊東三省政權使與蒙古民族的共同所有地接觸，這是必然的結果，因此，蒙古的地稅，遂為蒙古王公及舊東三省政府所分割徵收。此等稅率與分割的比例，是因地而不同的。例如依于前揭之一修正勘放蒙荒章程一的規定，課承領地收入十分之三的稅率，而一响地的稅率為中錢四百二十文，其中四百文大稅為蒙古王公的收入，二十文小稅歸舊東三省政府徵收。但在黑龍江省的既已開放的蒙地，主要地分為上、中、下三則，上則地每响給蒙古王府五角，給官廳一分五釐；中則地給蒙古王府三角五分，給官廳一分五釐；下則地每响為二角和六分的繳稅。

## 東北的主要農產物及其生產額

——節譯自「滿洲國的解剖」——

滿洲農產物，有五六十種，其主要品：除大豆、高粱、粟、玉蜀黍、小麥、大麥、燕麥、黍、蕎麥、稗、水稻、及陸稻等類之外，如大麻、青麻、亞麻、蓖麻、佳煙葉、棉花

、甜菜等特有物，也能生產；在這些穀物中，大豆、高粱、粟、玉蜀黍、小麥、通稱為滿洲五大農產。因豐歉年的不同，生產額也不一致。最近五年間（自大正十四年至昭和四年）

黃實孫譯

的平均生產額，大豆三千七百萬石，居第一位；其次是高粱，年產三千六百萬石，居第二位，粟年產二千七百萬石，居第三位，玉蜀黍千三百萬石，小麥九百萬石，合計算來是一億二千百萬石。這五大農產以外，其他雜糧約一千二百萬石，雜豆類約三百萬石，水稻約百五十萬石，陸稻約百六十萬石，合計滿洲主要的穀、荳、農產物的生產額是一億四千萬石；這一億四千萬石，其一億萬石，為滿洲食糧及作為原料而消費；其餘的四千萬石，是對外輸出，滿洲農產比較日本內地視為主要的米產逐年五六百萬石，雜糧六百萬石，每年都仰給於海外輸入，以視滿洲農業資源，奚啻天淵。不過滿洲的農業，其農作法都是極原始的。今日農業生產狀態，還未到一定的開發限度，可作為農業開發的重心地尚多，日本若利用開發的事業，去把治水灌溉排水等事項及農作物，種籽，農具、肥料、耕作法等，加以改良，則其生產額較之現在能增加至二倍也說不定。那末，對於日本的食物問題，足能源供給，纔不負「東洋穀倉」的美名呢！

## 大豆

滿洲大豆，可分為黃豆、黑豆、青豆等，還有多種那是最普通的。黃豆含油量多，故榨油及食用，非用大黃豆不行。大豆在滿洲農產界，總算首屈一指。大豆生產額，不但占所有農產物之主位，而其大部分，為榨油工場之原料，或輸出於海外，這是滿洲經濟界的中樞物資。大豆年產三千七百萬石，僅二分之一五充地方農家食

料及家畜飼養料的消費；其餘的七成半，充榨油原料。其大半輸出海外，如日本內地，中國本部，歐洲各國，爪哇及其他南洋各地，都是大豆的輸出地。輸出於日本內地的年達三百萬石，充黃醬、豆腐、製油原料，以至家畜飼料，化學工業原料等，用途甚廣。

## 高粱

高粱在滿洲農民為主要食品，除為家畜飼料之外，也是釀造酒的重要原料。每年高粱生產額達三千六百萬石，大部分是農民把他當作食料。近年輸出於日本內地及中國本部的最漸次增加，年額達百萬石至四百萬石，將來日本可用作家畜飼料，釀造原料，澱粉原料代用米等，以喚起它的需要。

## 粟

粟與高粱都是滿洲農民食料，他的莖是為家畜的飼料。朝鮮人多半把粟作為食料，因此有多量輸出於該地。日本若從食料問題見地上來看，也有極重要的關係。輸出朝鮮的，近年年額增加二百萬石，價格達三千三百萬元。朝鮮人把粟當作重要食品；不但是朝鮮米的地內移出的隨着增加，其代用食物粟逐年輸出額，亦都增加起來。粟是新開墾地極適宜的農產物，故開發未墾地愈多，則粟的生產額也儘是增加，可與大豆，高粱，看作為滿洲三大農產之一吧。



## 安東社會之一角寫真

正凡女士

### 偷稅

安東位於鴨江下游，交通極為便利，無論從外邊運來的商品，以及東北內地農產物之出口，大半要經由東安，因此，安東就成爲一個貿易聚散地了。於是安東的商業，在表面上看來，是十分繁盛的。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社會秩序紊亂，經濟恐慌深刻化，安東昔日的繁榮，便日趨沒落了。市面蕭條得可怕，不景氣是籠罩這個商埠，一般商人叫苦，商店不是縮小了範圍，就是股東抽出了資本，這樣，安東的大小商店，當然是呈現着死氣！

因爲安東商業之落沒，便產生出偷稅的社會現象，這羣偷稅者，便造成一個階層，他們不顧一切，悍然去作這種偷稅的勾當，日偽的關稅吏，雖在防範他們，可是究竟不能應付他們，徒喚奈何！所以偷稅這種事體，倒是耐人尋味。原來安東與日屬朝鮮之新義州，僅一江之隔，日貨由新義州運往安東，除了在新義州納出口稅外，並須納偽國的入口稅，所以，貨物的價格，在新義州比在安東便宜得多。因此一般偷稅者就設法到新義州去偷稅。最初僅是幾個人的單獨行動，還談不到甚麼組織。比如，他們在新義州購買幾件毛衣，或衛生衣，穿在身上然後由鴨綠江橋渡過，到安

東後，便可賣給商店或賣給市民。每日往返數次，獲利頗厚，而從事偷稅的人，也日在增多。積時既久，便被偽國官方偵知，並設法杜絕。可是聰明的偷稅者，又想出一種辦法來，他們由三五人合資，在新義州購買布匹，交給出口稅後，挾帶在運柴船內（運柴無稅），趁夜入偽國境地，把這些布匹賣給床攤或小商店。這樣，獲利也不少。可是這樣幹下去，又被偽國海關偵悉。最後他們又想出辦法，於是乃作大規模的偷稅組織，這種組織，乃是武裝的組織。這個大幫竟達千餘人——其中以朝鮮人占多數，中國人次之。最小幫亦不下數十人。他們偷稅的時間，常是在深夜裏。在夏季是把偷稅的商品裝船渡江，冬季則踏冰肩扛而過。他們防範關稅及檢察機關人員，是用這種辦法：他們在對岸納出口稅，在江邊準備好以後，先由偵探渡江偵查海關分卡人員以及水警之多寡情形，如果認爲對方人數過多，並有準備，即向對岸放射赤色手電燈，以示不可渡江，而那般照願偷稅商品者，便盤伏不動，及偵探者放射出綠燈

光，這纔便認是可以通過。是時他們遂蜂擁渡江，扛貨者居中，前有嚮導，後有維護，均手持木棒石子，以之作武器。去應付海關人員，海關人員如出來干涉，他們便死命和他們拚。因此，海關人員，每遇偷稅過多之人，便不敢與之為難了。

如這一類的偷稅者，除有龐大的組織外，還須有雄厚的資本。因為沒有雄厚資本，便不能先期在新義州定貨，而市內商人定購偷稅者的商品，不能先期交款。自然，此種款項須由偷稅者先行墊付，等待運到市內，商家見貨後，始付貨值及報酬金。在這種場合，如果偷稅者在途中發生危險，貨物被稅務檢查人員沒收，或是受意外損失，則定貨的商家，是不負任何責任的。

至於偷稅者所得的報酬金，是每值百元的細貨，可得十五元的經手費。每值百元的粗貨，可得十元的經手費。所謂細貨，係指絲織業品而言。粗貨即毛織、棉織、以及日用物品等。

偷稅的商品，因為少加稅的原因，其價格自然比上稅的商品為低，而商店得着這類偷稅商品，自然也減價出售，所

購買的人也多，而商店也賺相當利潤，以是羣起效，偷稅之風大熾；而偽國對於偷稅的人也十分注意，並設法拘捕。

偷稅者為着順利的作這種營生，乃設法勾結海關稅務人員，而海關稅務人員，也樂於受賂，和他們勾結。這樣偷稅者肆無憚忌的去作，然而這種秘密近來被日偽察出，乃派遣憲兵，偕同水

## 東北的韓僑

炳章

「咳！叫我們往哪裏去呢？這裏那裏都不留我們，我們國亡了！天啦，世界沒有留我們的地方了！」

這是民國十九年我在東邊道輝南縣二區當教員的時候，有一次奉令驅韓僑，那個韓國老農對我的酸嘶，聞之寒心酸鼻，沉痛已極！

霹靂一聲滿洲事變，我逃到瀋陽，街上縱橫的陳着尸身，慘不忍觀，韓國的痞子在街上偷汽車，盜賊乘機而起！又顯示出一種無秩序狀態！我走到日站，遇到五次檢查，日本兵持槍向着我的

以上公安局，稅捐局及緝私局，聯合嚴密監督，以防弊端。因之偷稅者累被破獲，一時似無發展希望！然大幫仍然存在，每幫達數百人，仍在秘密中偷稅，日偽也無可如何。

總之，偷稅現象，可以說是安東社會的一角寫真，這種現象之發生，自然有其客觀的原因啊，豈是偶然的呢！

胸膛！又非常嚴肅恐怖！日站的日兵在狂喜：「不行的啊！老張的兒子不行的啊。」勝利驕傲的擰笑着！使我的心慘裂！

事變前東北農村兵匪合流，韓人受了很大的殘害。有一天，我在街頭上看見數百韓國人，男女老幼都有。因為避匪，在寒風凜冽的街頭，哀哀無告，狀至可憐！

會幾何時，韓人壓制中國人的氣勢高漲了！公開售毒物，迫租民田種稻，抵賴租價，……種種事實，不一而足

！  
現在韓人和中國人租稻田的爭鬥愈激烈化了！這是日本帝國主義最險惡的政策，也是東北農民的生死問題！

東北的農民是不惜種田的，但有許多的地方很適於種稻，這種利益差不多是完全被韓國人享受了的。但是韓國人享受了這種利益還不足，他更抵賴租價，比如說，第一年租價是二十元一畝地，次年他僅給你二分之一，你又不允許，他便不租了。田地一經種稻，再種其他的禾是要減收的，東北的農民不得已忍受了。但是再要遇到水災，他索與連二分之一的種價也不給了。

韓僑迫租民田，這是日本在背後作祟！日本的資本家投資於稻田公司，公司招收移來的韓僑爲勞動者，在遼河一帶任意採適宜的農場！挖溝引水，農民不租是無效的，起訟的事情常常發生着，但經年累月，結局還是農民失敗了。最近日本施用航空測量機，以解決「滿鮮農民的糾紛」！以後農民更談不到不租了。

這種事情普遍的發生着；南部朝鮮

受水害的農民再起不可能的，移到營口的安全村。第一次多少戶，多少人，第二次，第三次……馬逢溝的農場，五百畝地，次年一千日地的擴張，六十馬力電動機，增爲一百馬力之大電動機，足供一千畝地農作之用。

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既完全摧毀我們新工業的萌芽！又以大批的日系官吏到東北以杜塞東北知識分子的出路，他這種陰險的政策，是怎樣的可怕！

如是，東北知識分子高級的職業是謀不到，只得降低在動物綫下的生活苟安着；但是低級的謀生也被奪去了，於是失業，匪化，或自相殘害，或死於日僞軍的討伐！這便是滅種！消極的滅種！

韓人在東北公開售毒物，也是農村的一種大害！韓人却是毒化農村的先驅了。這種現象在事變前已有之，於斯爲盛。這種害處比「鴉片零賣所」毒化都市的手段，有過之無不及！因爲他們的毒物是「海洛英」。吸這種東西的人，每天閉目闔眼如同廢人，不到二年就得

名聲鬼錄！我看見一個人口不到一千的小村子，有四十餘人成了「海洛英」之徒，大部分是青年男子，少數的中年和婦女。他們不能生產，日間拿袋揀家去討米，夜間便去偷竊，然後仍去換「海洛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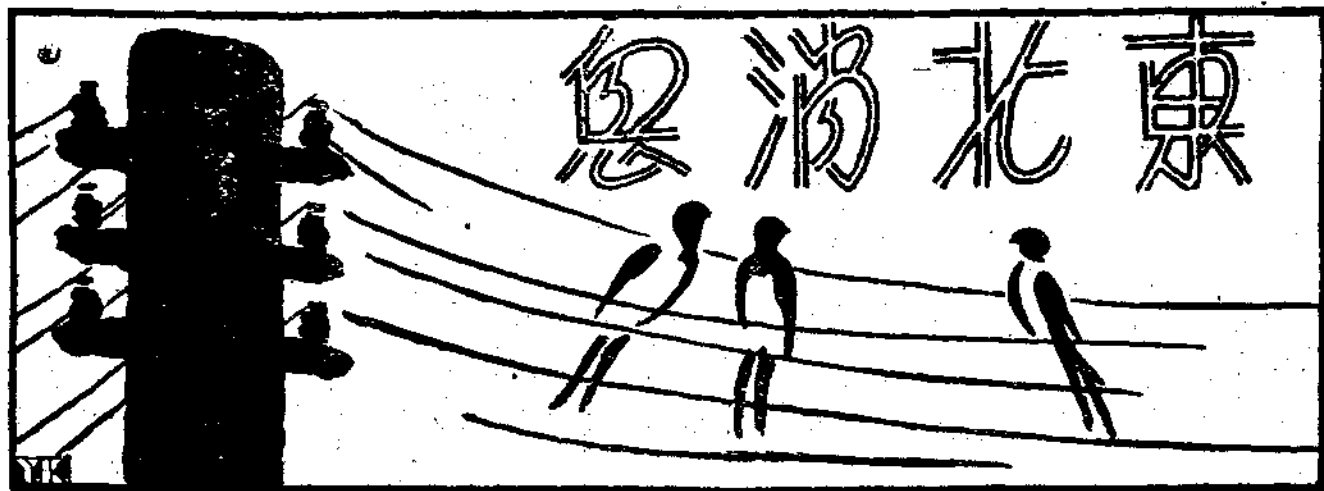
此外，韓人在街頭賣火柴的，也不在少數。他們的火柴沒有稅，這是優於中國人的地方。

更壞的是，韓人以「第一亡國奴」自居，往往欺負中國人，我寫到這裏，想起最近韓僑欺侮中國人的一段瑣事，寫在下面，以做本文的結束。

一天，在街頭上我遇着一個洋車夫扭着一韓國男子往日附屬地警察派出所，我也加入後面的觀衆之中隨着他倆人到派出所時，洋車夫向日本警官說：

「現在我和他不是同歸太君管麼？爲什麼他坐洋車不給錢呢？」

「我叫他必須給你錢的！」日本的警官說：「他歸我管，你們歸我管還要慢慢的！」



## 日在熱完成公路

【承德特訊】日人為開發熱河產業計，前曾製定熱河交通網，自去歲七月起，即開始修築，截至本年九月止，已完成者有二：(一)坂凌鐵路。由口北營子(一名大坂)經朝陽至凌源，路長一五六，六七五基羅，(二)熱河公路。由錦州經朝陽至承德，為純汽車路，現已開始通車。此二交線完成後，日人之軍事運輸，貨物流通，均收極大功效。近日由長城各口輸送之日貨亦漸增多云。

## 何殿清部反正

【關外情報】張海鵬部連長何殿清，於十月十五日，在榆樹縣實行反正，當地軍警聞風歸順者達七百餘人，當日佔領榆樹縣城南之江套堡等二十餘村

，開始向該城進擊。日軍某聯隊及偽靜安軍，聞訊後前往，雙方發生劇戰。何部奮戰一晝夜，終以器械及人數關係，被包圍繳械，何殿清本人，力盡殉國。

## 日在東北施行集團農村辦法

【瀋陽特訊】日軍在東北為軍事運輸便利，縱橫公路，均修築成功，各縣設有電話重要市鎮井設有無線電台，以靈通消息，均由日人管理。日軍之意，交通便利，消息靈通，可以肅清義勇軍。但被仍恐地方遼闊，鞭長莫及，故又採行集村辦法。將距離交通較遠之村屯，均令遷居交通路線附近之處，以便保護，而免義勇軍匿居。因此在關外務農之勞苦同胞，對於集村辦法

，無力新建房舍，且距耕地較遠，所以每日由安東、營口、大連等處回歸關內原籍者，不下二千餘人云。

## 東北四省黑化

【瀋陽特訊】偽國根據「鴉片法施行令第十二條」將「康德」二年罌粟栽培區域及其面積，完全決定，由鴉片專賣公署決定如下：  
熱河省：阜新，朝陽、建平、凌源、凌南、青龍、平泉、寧城、承德、圍場、隆化、豐寧、灤平、赤峰，共三三五，〇〇〇畝。  
興安省：林西、經棚，共一七：〇〇〇畝。  
吉林省：和龍、玉清、輝春、延吉東寧、密山、勃利、寶清、富錦、同江、饒河、虎林、撫遠、共三一五，〇〇〇畝。



## 「平東洋」高揭義旗

### 旗

【哈爾濱演特訊】黑龍江省各地近日匪患甚熾，然匪衆中分子，大半均爲良民，因被逼過甚，遂起爲盜，故匪中頗多義勇之士，江省綏化望奎之間河套村，於十月十五日因日人強繳民槍，衆奮起抵抗，紛紛挺而走險，有匪首報字「平東洋」，衆衆四百餘人，當即佔領河套附近趙才屯，劉家屯等十餘村，高揭義旗，改「打家劫舍」，爲「替天行道」，日僞軍現在前往進攻，發生激烈戰鬥。

## 僞縣長赴日視察

【關外情報】僞民政部，頃決在各省縣長中選拔十三名，組織「赴日行政視察團」定期日東渡，并參觀日本陸軍大演習，其奉天省之十名，現已選出，茲將該項小型漢奸芳名，錄誌如

下：蓋平縣長幸廣瑞錦縣縣長馮廣民，懷德縣長孫潤蒼，洮南縣長齊鄉，撫順縣長趙仲達，營口財務長孫金波，瀋陽財務局長袁兆清，海龍財務局長張述，鳳城財務局長郭彥陽，鐵嶺內務局長呂志溥。

【大連特訊】僞實業部大臣張燕卿，率僞實業部總司長高橋康順，僞理事官黑岩直溫等，於本月二十四日，由大連東渡赴日，土肥原賢二，親往送行，張此行係募集僞國國債，抵日本後，將與日銀行團接洽。

## 僞中行發行紙幣數

【關外情報】僞中央銀行，於十月七日至十三日之間，貨幣發行額如下：(一)發行一，二五四，七五五，〇三一，二七〇(二)紙幣一，一三五，七四一，九四二，七〇。(三)準備六四〇，三〇，四一二，六五。

(四)保障四九·五四三·七八二·〇〇五。(五)鑄幣，一，〇一二，〇八〇·五七。

## 密峰自衛團反正

【長春特訊】中東鐵路東部線密峰站自衛團長楊金波，本爲抗日大刀會首領，去歲經雙城團總姜仁收編，駐防密峰站。於九月二十九日夜間醞釀成熟，率團兵二十餘人反正，帶大槍三十一枝。子彈二千餘粒，附近民衆及義勇軍參加者，共計有三百餘人，揭抗日之旗，匿居山裏，待機而動云。

## 遼東義軍空前大戰

【關外情報】日軍淺野。川村板津。協坂。岩永等部隊自進攻遼寧東邊道義勇軍後，即以猛烈炮火。實行壓迫。桓仁方面。義軍米司令。運旅長等部七千人。憤起抵抗。瀨崎支隊。則展軸岩方

面義軍激戰。三毛司令官亦於十月二十六日。乘飛機由瀋出發，赴前線督戰。計此次參加抗日之義軍實數達七千人。各路傷亡，約在三千人左右，誠爲空前大戰。茲將日方在瀋公佈之戰況如下：(一)戰鬥次數。本團支隊三十一次。淺野支隊十一次。川村支隊十一次。坂津支隊十四次。協坂支隊三十一次。岩永支隊三十一次。(二)日軍戰況。九月將校死一，傷一。下士官負傷二，兵死六傷二。十月將校傷二。下士官死二，傷四，兵死十四，傷五。(三)義軍傷亡。遺棄屍體九四四具。

## 日謀開發遼東礦產

【關外情報】日人近決在鴨綠江口不凍港多羅島，築臨港鐵路。現正由日本財界巨頭藤原銀次郎及大林忠雄等計劃中。此種計劃，純爲開發東邊道之礦產林業而設，明春即可動工。

## 奴隸地域的羣衆

姜、毅

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羣衆，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鎗尖下呻吟，他們失掉了自由，他們受着非人類的痛苦待遇！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東北羣衆所用的殘酷而毒辣的手段，假如不是身臨其境，目觀耳聞，絕對是想不到的。

我們知道：殖民地的奴隸，根本就沒有自由，尤其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東北，這羣奴隸連死的自由都沒有！在東北日本帝國主義掌握了行政大權，無論任何機關，都有日本參事官，而一些中國的傀儡，僅供其驅策，他們並不能發號施令。實在，他們一點權限，也都被剝奪淨盡。

日本帝國主義爲着鎮壓東北羣衆的反抗，各地都設有警察署。警察署裏面，設有很多密探，充當這種密探的都是中國的流氓無產者，東北羣衆把這種密探叫作「腿子」這些密探日常出沒於市內的娛樂場所，如戲院、飯館、妓館

、茶館、浴子園；等地方。他們的工作，就是偵探所謂「反滿抗日」的分子。

假使「反滿抗日」的分子被捕，就被押在日本警察署裏，受殘酷的非刑拷問，這種非刑真使我們聽着酸鼻。他們拿到犯人，先用木棍重擊其週身，然後把他綁在長條橙子上，用木板夾其頭部，並且倒置，向鼻腔裏灌冷水，或煤油，或辣椒水。

最慘酷的就是這種處置犯人的非刑：先將犯人的兩個大拇指用麻繩拴住，吊在柱子上，然後用洋燭燒其腳跟，和燒他的肩窩，請問這種非刑，使人怎能受得來？

被處刑的犯人，假如用些金錢和禮物，去賄賂日人或是「洋奴」，還可以沒有生命危險，否則，那便會登極樂世界的。

在這種情況下，東北羣衆大半是被鎮壓住了，他們都小心翼翼的，怕担着

「反滿抗日」的罪名。可是一些喪心病狂的流氓無產者，往往挾嫌去殘害富有反抗性的青年，以小利去斷送他們的性命，這是多麼使人痛心的一件事啊！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雖然這樣去血腥鎮壓，殘酷的去殘害反抗分子，可是反抗者仍是不斷的反抗着，此扑彼起，連續不斷的反抗着；日本帝國主義雖然想盡了種種方法，總是有「野草燒不盡」之感！

東北羣衆在日本主義壓榨之下，已經感到「不反抗壓迫者，被壓迫者是得不到解放的」，所以革命羣衆一致的準備力量和日本帝國主義拼命，他們爲着民族革命而鬥爭，他們爲着消滅日本帝國主義而奮鬥。目前東北的革命勢力是在發展着，革命的戰士是在「地下」活動着，日本帝國主義的鎗尖，縱然是殘酷，而被壓迫者的反抗情緒，絕不能因之減殺少許，反之，更高漲起來，他們有組織的秘密活動起來，他們決心而堅持的和日本帝國主義明爭暗鬥！



## 併村

羲和

山地偶然開展一小塊平川，便有村子被樹圍抱着。風吹着搖落的敗葉！南面一條紅色的電車路縈繞於岩阿之間。——這是長白山脈。公路修到這裏是極艱難的一段。但勞動者的力量畢竟偉大，劈巖鑿壁，舖平凹處，化險為夷，克服了天然的屏障！

一輛自動車從這路駛入綠樹中的村子，鳴了幾聲，應和而起的是一片犬吠！村子裏的人未見過電車，都跑出來投以驚奇的目光！車在廟前竟然慢慢的停住了。他們跑進前包圍住它。從車上同時下來一些完全另一世界的人物，穿西服的青年，戎裝的大兵，揚眉吐氣的，神氣十足的，睥睨那些愚蠢的農夫。

「散開！散開！回去把屋子裏的，不拘男女老幼，一齊招集這兒來聽宣撫員講演！」大兵這樣喊着，散放了一些紅綠的傳單、小冊子。……

村中的農民，漸漸聚了一羣；蹣跚的、拄杖的、携小孩

的、喧嚷着、咳嗽着、彎腰、病態、面黃瘦、的一羣……

「今天兄弟我奉宣撫委員會的命令，來向貴村的諸位父老兄弟們講演。」

一個年輕的宣撫員，威風凜凜的吐着演說詞：

「我講的題目是：『繳槍和併村的真意』。要知道，因為什麼繳槍呢？因為現在匪賊肅清了，農村已經安謐，私槍是農民自衛的武器，地方既然安靜，槍也就沒有再留存的必要了。要不急速收繳歸公，將來再落於匪手，為害至大！所以國家為澈底肅清之計，才有這樣辦法；你們都要了解這種意思。至於『併村』也是要積極實行的，這也是防止匪賊的治本方法！因為村落過多，匪賊流竄，不易防禦！現在歸併各小村於一大村，匪賊攻大村有重兵防禦，小村食糧杜絕；匪賊自然消滅。最後我們王道樂土的實現，你們老百姓都享受樂土的幸福，暴政也除了，雜捐也廢了……」。

他演說到這裏，近旁站着一個老頭兒忽然發言問道：

「先生！王道樂士在什麼地方，可以領我們去麼？」突然的這樣問話，使那宜撫員楞了，他無話可答，因為一向沒有經過這樣奇異的問話，農民怎樣的愚蠢，也不到這地步。

旁邊那些同伴、兵士、一部分農民先笑了。最後全體都笑了。

「王道樂士就是我們這裏。」宜撫員說道：

「你們那裏，原來就是，我們可以到諸位先生那裏麼？」

「老頭兒帶些哀求的口氣：『我的衣物都被匪搶去了，我的家都在凍餒……』」

「真糊塗！」宜撫員有些不耐煩了：『你們這便是！』」

那老頭兒不敢再問，但低頭看手中那張宜傳圖畫；上面畫的是鄉村景物，農人正在勞作，然而一律的假笑着，他不能解其中的意義；尋思半晌，似乎有所領悟，心想：『我們受苦也要假裝快樂！』但是他又想起「樂土」的問題了，聯想到僧道誘惑人的西方極樂土，但那要在死後；人要死了，一切都完了。「衣物都被匪搶淨，一家凍餒……也還是活着的好。菩薩有時會來救人苦難，但始終不會來。他悲痛極時又想死也不錯！」

宜撫員講演完畢，都上車去。照例到別的村子去繼續工作。那自動車慢慢的開了，在平坦的新修路一瞬間就消失了。剩下淒寂的村子，依舊風吹着搖落的敗葉……人們散了，那個老頭兒也往回走，有幾個人尾隨訕笑他。那短牆，有些牆缺口插着疏籬，有些已經踏出一條

道路。茅屋的外壁，也被雨穿顧了！老人推開低低的門，彎身而入，隨後的人魚貫的走進去。就中一個高個兒，頭觸了門，他們擠滿了小小的房間。

「怎麼這樣大煙氣？」老頭兒問：『又作什麼呢？』

「燒炕呢。」婦人道：

「那忙什麼！快開窗門。」

婦人打開北窗，並且打開了門。冷風吹進來，驅逐了煙

「怎麼炕還不好燒？」一個中年男子問道：

「咳！炕不好燒呢，每天都得開窗開門。」

「唔！要到冬天多冷啊？怎麼辦？」

「冬天也無法！就得開窗子受凍！」

「好冷的風！」二個高個兒叫着。

「真糟！」中年男子問：『化五爺！你何不把你的正房贖出來住，出了這小監牢？』

「就是缺少那一樣東西！」

「明年怎麼也得想法贖回來。」婦人道：『冬天真難！』

「明年麼？唔！再說吧。」

「噯！化五爺，中年男子又對那老頭兒說：『我以前說咱村將要歸併你不信，怎麼樣？今天宜撫員也說了。我看這事遲早要不免。』」

化五爺不接言，俯首陷於沉思之中。

「併村到底是怎回事？」高個兒問：

「怎回事？告訴你說：你的房子不許你住了，把它空出來

搬到臨近大村另租房，或另修築房子，就由你自己了。」

「永遠的麼？」

「可不是！」

高個兒半信半疑，但也感覺事情嚴重了。片刻間沉默着！屋子裏的烟完全吹散了，婦人把窗門都關上，立刻黑暗了。婦人把燈取來，但並不燃點。

「這事情當真，那麼！」高個兒還不放心，又問道：「我們，比較說吧！我們全村人都交出房子，如同去年避難時一樣情形，然後，也許搬到大甸子去，另租房子，春天播種，要跑出十幾里去，夏天耕耘也得跑出十幾里去，最後秋天收穫，同樣跑出十幾里去，對不對？」

「一點也不差！」

「這可傾了我們了：他娘的，可恨可恨！都是日本鬼的把戲！」

「你才知道！」

「我們不願意搬不成麼？」

「那就是抗違！其實誰願意搬，正如你所說的，自己的房子空放在糟損着，任其塌倒，另……」。

「另找房住，而且更壞的是：是耕地，早晨跑十幾里，晚上再回來。」高個兒不等中年男子說完忙接着說。

「對了對了！正是正是！」

「要命啊！日本鬼子真可惱恨，可是這事不能實現。」

「免掉那個不字，一定實現！日本人說到就辦到！」

「可是我們能隨他擺佈！我們這些人呢，一齊……」。

「沒用，都是一些飯桶！日本作了，我們也受了。」

「不用心慌！」化五爺這時插進一句：「滿洲國長遠不

了，再晚一年半載，滿洲國一推翻，併村還不作罷？」

「不見得。」

「一定！滿洲國黃面多。」

這是說滿洲國旗黃面多，以國旗爲徵兆，所以歸終是要倒場的！這是他們慣用的：像這樣口號有的是：你聽「滿洲（洲）」二字，粥糊了哪能不灑？以國號爲徵兆，也是長久不了。再聽年號：「大同」！孩子扔坑的遊戲，輸了銅錢，那名目叫「扔大同」！這種小兒語，不久就應驗了。「康德」呢？看什麼是吃糠的東西？豬！過年就是豬年，豬吃糠，糠也就得了，乾乾淨淨的得了。今年是狗年，「天狗食日」，日本理應在今年亡國；沒有亡，那是時間問題！將來二次大戰他還不完？再說這次大戰的預測，定然有美國一份，俗語說：「你真『添美』」！俄國也是他一大敵，俗語不是有句「鬼怕惡（俄）人」，日本鬼怕俄國人，日俄的警最深，將久還不亡於俄人之手？

言之真是可嘆的事，我們的同胞是太能在荒謬的謠言上消磨了忿氣！絕不究實際。這樣，用諸言解釋了國際問題，用諸言消解了可貴的忿慨義氣。……

破落的大甸子村，被白皚皚的雪封沒着。夕陽掛在枯樹枝上；它的慘淡的光輝，還殘留在屋壁之頂。有一所被炸彈

轟毀的房子，淒涼的只餘兩立壁！路巷行人稀少，只有咆哮的寒風搜攪着。

化五爺那個老頭子，和他十餘歲的小兒，蹲在一處背風的墻角，旁放一衣物的擔子。和他倆同樣情形的人，尚有許多，蹲在各角落，都凍得顫抖作一團，旁立本村的觀者，和他們談話。

原來自那些宣撫員來演說以後不到一月，併村的命令降下來了！限一週為期，到期農民自然都觀望着不動，鄉團來驅逐也不發生效力！最後可就來了一輛大載重車，出來許多日本兵，綁去幾個人，農民才搬了。

他們被規定歸併的地方本有數村，大甸子却是距離最近的一個。當他們被驅逐出來，也有暫住親戚家的；也有租房住的，但是房子有限，遽然一併村，租價暴漲起來，最後更無房可租，要建築呢，時正寒冬，泥水不合。要回故鄉呢，據說每天有日本兵乘電車經過檢查。以致無地可住，只得站在外面受凍，等到晚間，就有本地的鄉團送他到住家的房屋裏過夜。

「化五爺你們爺倆怎麼不到前村去呢？」一個婦人在問他搖了搖頭不言語，前村是他女婿家，他已經去了一次而被他女婿逐出，因為他的女兒死了。

「你怎麼也沒有到前村去呢？」他反問：

「我們也打算去的。」婦人說：「我們原意想在此村買一塊地方，官定的地價又不多。不料地主說不賣祖產，要租

還可以行。我們和他講租價，十年為期，他故意提高價格！他父親就在村公所告了，現在大家正為解和呢。」

「唔！你們買地方這樣冬天怎麼修工？」

「再說吧！都是沒有法子，你們打算怎樣呢？」

「我們更無法，等凍死吧了！」

他們嘆氣！歸於沉默了。

看看天色已暮。村子的燈火明了。夜風猛吹着。

「鄉團怎麼還不來，送我們個地方過夜！」兒子說：

「再等一會罷！」

「我要凍死了！」兒子哭了起來。……

天完全黑了。

星月輝耀在天空，樹木森森的矗立於暗夜之中；南方隱約的放着紅光。

「南邊是什麼呢？你看！多亮啊。」兒子叫道：

「我沒有看見。」

紅光漸漸更大了，燭照着天空。

「你看，什麼火光？」

「必是野火吧！莫管它，取幾捆柴，我們等一會找人家在地下睡一宿。」

第二天，從南來的過路人帶一個可驚的報告；匪賊看農民逃避一空，忿然放火把化五爺的村子燒掉，現在只剩一片焦土。

# 東北旬刊 第二卷 第八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東北旬刊社

發行者 東北旬刊社

發行所 北平西單舊刑部街十二號 東北旬刊社

印刷所 北平西單右街運料門內 外交月報印刷所



定價				
行發日十三日廿日十月每				
外國	本及國內	數册	限期	預定
元二	角四元一	期卅	年全	
元一	分五角七	期五十	年半	
分四價實售零期每				

廣告價目				
之四一分	面半	面全	位地	級等
元十三	元十四	元十七	面底 面外封	等特
元十二	元十三	元十五	前正 後文	通普
法辦待優有另登刊期長				

## 本刊投稿簡章

- 一 本刊主旨在研究東北問題，取材務求廣博，凡關於過去及現在之東北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問題，以及與東北有密切聯繫之國際問題，不拘撰譯，均所歡迎，兼收文藝作品。
- 二 本刊各欄歡迎外稿，以三千字為適宜之篇幅，長稿以一萬字為限，文體不拘。
- 三 投寄之稿務須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如有插圖，請用最色，以便製版。譯稿請附寄原文，或詳細開示原文題目，原著作姓名，出版日期及地址。
- 四 投寄之稿無論登與否，概不退還，如必欲退還時，請附足郵費，當可照辦。
- 五 投寄之稿經本社揭載後，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每千字酌致二元以上，五元以下之酬金。（小說每千字一元至一元五角）如在本刊尚未發表，已於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六 投寄之稿，本社有酌予刪修改之權，投稿人如不願有刪修改者，得預先聲明。
- 七 投寄之稿，在其題目後，須作一簡括說明而介紹本文之精要內容，對於文之主旨所在，請旁加密點。
- 八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署名總投稿者自便。
- 九 投寄之稿請寄北平西單舊刑部街十二號東北旬刊社編輯部收。

## 發行章程

- 一 本刊每月出版三次刊出後對於預定各戶儘先發送。
- 二 定閱者須將詳細住址填明更改時亦請隨時通知以便查考。
- 三 已到定期仍欲續定者請於前一週通知。
- 四 定價以國幣大洋為標準郵票十足代價。（但以一角以下者為限）
- 五 預定手續可直向本社或代銷處辦理。
- 六 代銷章程另定之其願担任代售者請向本社接洽。

## 預告：本刊第十一期出新年特大號

一九三五年快到了，本刊當茲新年，特約國內研究政治經濟專家撰譯關於東北問題的文章，發刊新年特大號，對於一九三四年之東北，作一總的敘述和分析，俾使讀者明瞭過去一年的東北實在情形。原有各欄文字照舊登載，要目預告於下期披露。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證警字三〇八三號及文字二二四號

●每冊實價四分●